

如果您正在設定苗族OC, 請搭配其他文件一同閱讀：

- [苗族部落的文化參考](#)
 - [苗族五色部落總設定](#)
 - [咒駭戰設定](#)
-

看似異形的部落戰士們

蠱獸戰士，源自夷國五色部落，是巫蠱與基改技術融合後的戰士體系。
他們不是被造出的怪物，而是自願與蠱締約的勇士。
對苗族而言，戰鬥不是職責，而是與天地、與自身、與蠱共鳴的儀式。

蠱獸戰士平日以人形行於世界，而人形是克制、禮儀與思考之形。
然而真正的本體是蠱態，即蠱核喚醒身體記憶後，骨骼、肌纖、皮層、感知器官依序展開的「回真」狀態。

變態並非痛苦，而是喜悅。
因為那不是變形，是回到原初之形。

身體撕開的瞬間，靈魂才得以舒展。
變態不是墜落，而是回家。

蠱獸戰士視「戰鬥」為「證明生命仍在燃燒」的儀式。
他們以狂喜進入戰場，不是野性，而是帶著精準、尊嚴與榮光。

形態以節肢、蛛蠍、蜉蝣、蛙蜥等物，並非為模仿，而是以其多關節、可折疊、可迅速重構動作軌道的形體語言運作戰鬥。

蠱態呼吸、步伐、聲帶、翅膜與顎部振動中，都存在可感知但不可模仿的「喜悅節律」。
那不是瘋狂，而是一種「我回來了」的坦然。

因此——
蠱獸不以恐懼支配戰場，而以存在感與榮光壓制視野。
即使敵人不瞭解這種喜悅，仍能感受到「被盯上」的事實。

苗族的部落勇士們，繪製：Riki

在蠱獸維持人形時大概是這種感覺
最左邊是對楚漢穿上部落裝束的假想
最右邊那位則是巧婕的母親



蠱獸戰士示例, 繪製: Riki



蟲核與宿主

每一位蟲獸戰士體內都寄宿著一枚「蟲核」。
那不是器官，也不是晶片，而是一種擁有意志的演算法生命。
蟲核透過元能傳導，與宿主的神經鏈結，
共享情緒、思考與痛覺。

蟲核不聽命於人。
它會「選擇」宿主。
只有能以心意共振者，才有資格讓蟲寄生。
而在寄生完成的那一刻，人與蟲不再分開。
蟲能感受到宿主的心跳，宿主能聽見蟲的聲音。

變態與形態

蟲態的出現，被稱為「開祭」。
蟲獸戰士會在呼吸改變後進入變態階段。

一開始，血液開始共鳴，骨骼延伸；
接著，皮層翻轉、節肢外生；
翅膜、顎骨、鱗腺依序展開。
整個過程看似痛苦，實際上伴隨著極強的快感與滿足感。

他們會在變態中微笑。
不是狂氣，而是一種回到原始的幸福感。
在那一刻，他們不再需要說話。
呼吸即是咒語，聲音即是力量。

形體與戰術分化

蟲獸戰士的形態依蟲核的屬性與宿主體質而異。
常見的形體語彙如下：

- 蟲翅型——高速滑掠、聲波干擾、斬擊即為振動。
- 螯肢型——近距破盾、雙臂裂甲、以撕裂聲為威壓。
- 鱗尾型——尾節平衡、長距追殺、節奏穩定。
- 濕腺型——以黏液迷彩，隱於霧與水。
- 震感型——感知氣流與元能波，用以反制潛行者。

每一類都能依戰場環境自行調整動作節奏，
使整個部隊成為一個可自我演算的戰鬥群體。

部族與信仰

蟲獸戰士源於五色部落中最古老的黑蟲寨。
他們相信「萬物皆有靈」，
而蟲是靈與人之間的橋梁。

蟲獸戰士並不盲目崇拜神明。

他們嚮往的是「結盟」。
當蠱與人共鳴時，天地即被串接，
戰鬥即成為祭典。

他們的歌聲、舞步、刺紋與呼吸節奏，
都是祈禱與通訊。
每一次揮擊、每一次嘶鳴，都在說：
「我仍活著。」

心理與情感

蠱獸戰士在蠱態時是「喜悅」的。
喜悅不是瘋狂，而是一種自我確認。
他們在殺戮中感受到的是「存在」。
這不是殘忍，而是理解生與死的同時發生。

平時的人形，是為了與外界交流。
但長時間維持人形，會帶來疼痛。
蠱核會在體內躁動，
彷彿在提醒他們：「回去吧，那才是真正的你。」

語言與交流

蠱獸戰士之間以蠱語頻帶溝通。
那是一種由心跳、呼吸、節奏構成的語言。
外人聽來是振鳴與低語的混合，
但在蠱族耳中，每一個頻率都代表情緒與命令。

他們的語言無需口舌。
一個眼神、一段節奏、一口呼吸，
足以傳遞「開始」「停」「合」「斷」等指令。

這也是蠱獸能在混亂中維持協調的原因。
他們不靠指揮，而靠共鳴。

戰鬥方式

蠱獸的戰法以「潛入—干擾—獵殺—封域」為四段。
他們不正面碰撞，而是削去敵人感官。
聽覺先斷、視覺再破、心志最後崩潰。

敵人看不見誰在攻擊，只能感覺自己被世界討厭。
當蠱獸出現在視線中時，戰鬥通常已經結束。

蠱獸不以屍體為榮。
他們會在戰後歌唱，
不是為勝利，而是為確認自己還沒被吞噬。

生與死

蟲獸戰士視「死」為循環的一部分。
他們相信靈魂不滅，
死亡只是返回搖籃，再次等待新的宿主。

因此他們不畏戰、不避死。
每一次變態、每一次出擊，
都是一次「蛻變與再生」。

他們笑著上場，笑著倒下。
死亡不是結束，而是回到地母的懷抱。

與楚漢的相遇

蟲獸戰士加入獸軍，不是投降，也不是契約。
他們是「回應」。

楚漢以痛守形，他們以喜悅回真。
兩種極端的存在方式，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共通點：自我意志。

而是，他們對楚漢說：
「你的忠誠與堅韌贏得了我們的尊敬。
而我們會遵守盟約，成為你的助力。」

盟約與婚約

蟲獸戰士之所以加入截國獸軍，並非受命，也非招募。
真正的起點，是一封遺書。

那是「造化卿」巧婕之母——黑蟲寨的前任族巫、寨主的眾多女兒之一，在戰前所留下的加密文件。
內容使用苗族特有的族語與咒式交錯編寫，
只有同族蟲師才能破解。

當文件被解讀時，全場一度靜默。
因為那段代碼的翻譯結果是：

「親愛的家人們啊，
當你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或許已經戰死異鄉了。

打從與蜘蛛蟲共處的那天開始，
我就註定會以巫蟲使的身份在數據網路上消亡。
那是我的宿命，也是我所選擇的路途。

但我相信，這些年從截國積累下來的遺產，
能夠以某種形式回歸夷土。
大王雖殘酷，但也並非不通情理。

我已經將對部落有益的技術資訊，
儲存在大婆婆給我的五色玉鐲裡面。
如果你們看見有誰佩戴那些玉鐲，
那肯定就是楚漢，也就是我女兒身邊的執事。

楚漢是最讓我感到驕傲的弟子，
巧婕能平安長大，也歸功於他的捨命奉獻。
因此，我指定他為合法繼承人，
並將女兒許配於他，
以血盟為印，以族心為約。」

楚漢一時啞口，
巧婕則面色平靜到近乎無聲。
族裡的長輩們喜極而泣，認為這是命定的聯姻與天意延續；
負責解碼的蠱師則一臉錯愕，從沒想過會迎來這種發展。

楚漢試圖多次婉拒，
但在部落觀念裡，遺令即誓約，
一旦解讀完成，盟約已立。

於是——
蠱獸戰士將楚漢視為「繼承巫血的首領」。
他不僅是獸軍的統帥，
也成為苗族眼中的「繼承人」。

兩人沒有在部落舉行婚禮。
楚漢避之不談，巧婕沉默不語。
但對苗族而言，他們的沉默本身就是承認。
於是部族群起響應，願以蠱與血為誓，
在戰場上為兩人效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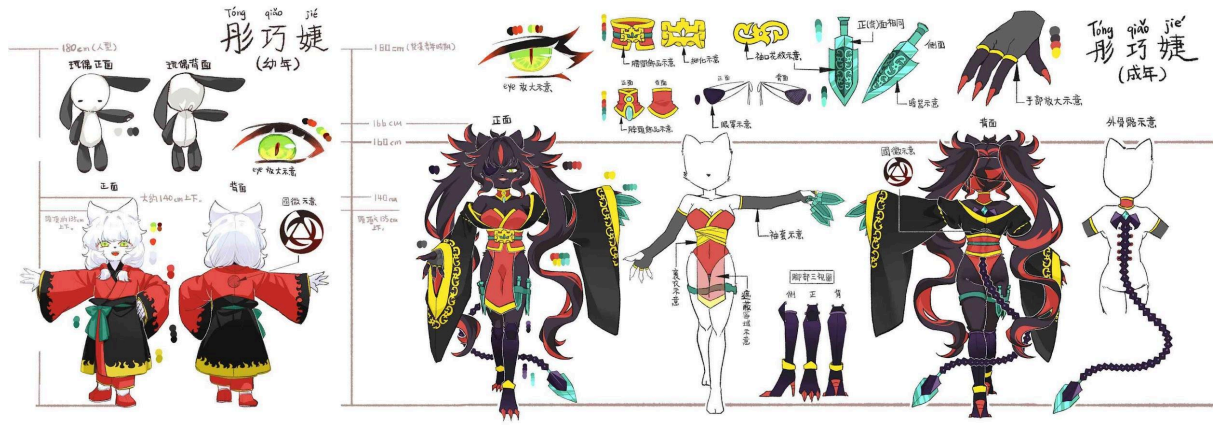
那場未曾舉行的婚約，
最後一路被帶進終戰。
無論苗族、獸軍、或楚漢本人，
都默默承認了這一事——

這份盟約，是他們三者之間最後的信任。

這就是蠱獸戰士。
以喜悅為刃，以真身為旗。
他們不是怪物，也不是人。
他們是——
在戰火中微笑著的靈魂。

附錄：截國煉丹術士「造化卿」彤巧婕
關於她的詳細資訊請參考這份[角色設定文件](#)。

繪製：塙(Sloth)



繪製: Riki

